

龙飞杜鹃窝

下

内 容 提 要

武林一代奇人太虚子所著《太虚真经》是武林中最高境界中的秘学。太虚子因无传人，将此经藏入毒蛇如蚁的万丈深渊之中。为害江湖的武林十七煞为得到此经，称雄江湖，杀害了武林义侠楚文荻的父兄。为防藏经落入歹徒之手，延祸江湖为害武林，楚文荻在太虚子之好银凤仙子和武林使女危媚媚、袁宜人的相助下，历尽劫难，血洗黑宫，力克左氏三神剑，翦除了武林十七煞，夺回了《太虚真经》。作品写情细腻感人，情节张驰有致，故事跌宕起伏，悬念迭出，可读性强。

目 录

上 册

- 楔 子..... (1)
- 第一章 两女妖艺震江湖..... (5)
- 第二章 好梦从来最易醒..... (31)
- 第三章 黑影传声惊魂夜..... (66)
- 第四章 离愁死别苦自尝..... (104)
- 第五章 石室巧藏春宫图..... (122)
- 第六章 桃花照命祸连连..... (152)
- 第七章 飞龙短剑斩群妖..... (180)
- 第八章 无缘对面不相逢..... (210)
- 第九章 但愿哥如春日风..... (232)
- 第十章 孽缘难解如乱麻..... (273)
- 第十一章 血洗黑宫生死斗..... (302)
- 第十二章 水母撒网擒蛟龙..... (332)

下 册

- 第十三章 多情自古空余恨..... (361)
- 第十四章 强龙不压地头蛇..... (390)
- 第十五章 玉面金龙施绝技..... (419)
- 第十六章 为追宝物险铸错..... (449)

第十七章	打通十八生死结	(470)
第十八章	鼓舌如簧作说客	(507)
第十九章	红线飞云捆小侠	(537)
第二十章	发生肘腋危中危	(566)
第二十一章	人心险诈江湖路	(595)
第二十二章	踏破铁鞋无觅处	(623)
第二十三章	歼霸伏魔除大害	(651)

第十三章 多情自古空余恨

七海水母运起黑骨修罗掌，向袁宜人一抖。

说时迟，就在老贼婆掌劲发而未吐的一霎间，突然一声“打”发自右后屋面，五七张瓦片，如矢般的朝七海水母身后疾射而到，且带着一阵尖锐的破空之声，显示了那人的内功异常深厚。

老贼婆顾不得掌攻袁宜人，急救未吐之掌，反身一推，“哗啦”一声！瓦片虽被震落，但七海水母却被那一股过于沉猛的劲道激退了两步，不由大吃一惊！暗道：“来者何人，竟有如此功力？”

就在老贼婆暗暗吃惊的一瞬，一阵“呵呵”连天的怪笑响起，独眼老怪有如一只庞大的怪鹰，从屋脊后展臂飞下，迳往七海水母当头罩到，口中阴阴喝道：“老淫婆！尝尝我老怪的铁尸功吧！”十指箕张压来。

七海水母一见是独眼铁僵尸，心头更惊且怕，暗喊一声：“糟！”右肩受伤，单掌不敢与老怪硬对，只得努力往横里猛地一掠避开。

宜人见老怪物到，心下一定，长剑一领，喝声：“老贼婆接招！”趁七海水母立势未稳之际，一剑疾扎而出。

七海水母，身形再度一闪，避开宜人的长剑，一翻左掌，向宜人挥去！

独眼老怪未待宜人还招，运起“铁尸功”从中一拦一抖，阻住老贼婆的“黑骨修罗”掌，向宜人道：“假小子退

开，这老淫婆交给我老怪，你去圈住那四个小贼。”怪爪一扬，三度向七海水母罩去！

七海水母，已被楚文荻伤得不轻，那敢与老怪硬接，抖掌阻得一阻，身形借势飘出二丈以外。

独眼老怪如影附体，一晃追上。

宜人得老怪招呼，纤腰一翻，如风摆弱柳似的翩然晃到，一招“神龙三现爪”向四匪徒划出。

四匪徒兵刃齐举，合力一封。

宜人此时已无顾虑，那把四人放在眼里，见敌封来，真力猛催，剑抖处，一阵急速的剑啸响起，剑芒似灵蛇吐信般的，只一掠。

一片扇形的长虹一卷，娇喝一声：“贼蛋撒手！”

四匪徒中，一个塌鼻歪嘴的家伙，应声惨嗥，右手五指连兵刃一齐飞上了半空！余三人吓得魂飞天外，跺脚大闪腰，亡命地向后一跳。

宜人不理睬那受伤的家伙如向，立又娇躯一拔，长剑抡起一团耀眼的寒光，凌空向三贼扑去！

这边宜人一招制敌，那边独眼老怪，运起威猛绝伦的“铁尸功”，将七海水母震得惨叫阵阵，连连后退，几无招架之功。

这情势若再延长一刻，黑官堂确有被一扫而空之势，端的成了燃眉之急。

一旁接着楚文荻的阴阳女独孤小莲，虽不在意四同伴的死活，但却耽心唯一的亲人，七海水母的安危，多年来的养育之恩，良心上不容许她眼睁睁望着姑母毙于老怪掌下，当下扬言大喝道：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独眼老怪“吃吃”怪笑道：“老淫婆！要滚便滚，别在我老人家面前硬装面子，惹火了我，当心我劈了你。”

老贼婆知道多言而受辱，强自忍下一口气，向众门徒一招手，道：“孩子们，总有一天叫他们知道天丑帮的厉害！”

老怪物白眼真多，独眼一翻，指着阴阳女，向七海水母道：“慢！老淫婆，且把此女留下做个人质，谁知她在小奸诈身上使了手脚没有？只要那娃娃确实无恙，老怪包管还你老淫婆一个丑丫头。”

七海水母，性虽淫恶凶残，但对唯一的亲人——小莲，却是爱护有加，一听老怪欲留下为人质，不由忿然大怒，喝道：

“老杂种！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老婆子今日已做了最大的忍让，你何欺人如此之甚？须知……”

“姑妈！”阴阳女生怕闹僵，忙拦住七海水母，道：“你老人家不用为我担心，想老怪物亦是成名的人物，说话不会不算，你老人家请先走一步，只要那姓楚的小子一醒，我自会赶上来的，目前犯不着跟他们争执。”

独眼老怪道：“老淫婆，那丑丫头说得比你有道得比你更聪明，去吧！别叫我老人家用大巴掌打得

“小莲！”七海水母，在一瞬间，变得异常亲切地叫了一声！道：“请原谅做姑妈的到委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竟悲痛得掉下两个老泪，向其余四门徒喝道：“快去看看副香主跟总坛撤退！”

其实黑官堂尚有一二十个三四等小

一角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，及见双方停战，早已将半死不活的双首水怪和断去一臂的秃眉鹰，用滑竿绑扎好了，一齐抬了出来，应道：“禀香主，我们已经收拾好了，请香主吩咐何时起程？”

七海水母一摆手，道：“立刻起程！”随又转向阴阳女道：“小莲！姑妈先走啦！”

阴阳女只叫得一声：“姑妈——”喉中一哽咽，热泪四溢，悲不成语。

片刻间，七海水母一行，走得干干净净。

若大个黑官堂，只剩下独眼老怪，宜人，阴阳女，和一个昏迷不醒的楚文荻，在这初冬的傍晚，单调地兀立在凄凄寒风里。

老怪物突然爆炸似的一阵子狂笑！一只怪眼，瞧瞧宜人，再瞧瞧小莲，然后又捧腹顿足不已！

宜人见他那般怪象，娇叱一声！喝问道：“老怪物！你笑些什么东西？还不替我把荻哥哥救醒过来？”

独眼老怪笑声陡地一刹！大嘴一裂，摇摇头道：

“我老人家才不管他的闲事，谁叫他呆里呆气把真元耗脱昏死，要救醒他，你们两个丫头自管去救，只要替输点真力进去就行，手掌相底，嘴唇相亲都可着办好了。”

宜人这几天没睡好，也没吃好，我可要去找点塞个枕头再好好睡一觉。”言讫一翻身，向后院扑

说了个难为情极，两张娇脸羞红了一张，一半脸，无法透出红色来。

别看独眼老怪为人不怎么斯文，这回可真算识趣，故意在后面逗留了好半天，才拿着一大筐食物，兴匆匆地走了出来。

一见楚文荻已清醒过来，斯斯文文地站在当地。

前面一个美宜人，拿雪白的丝绢，不住地为他拭脸，后面一个丑小莲，怯生生，偷偷摸摸地为他拉平衣服，那份情景，真有些羡人。

“小奸诈”老怪物大叫一声！将筐子往地上一放，象见着老友般的，两臂一张，扑了过去。

一把抓住楚文荻的肩头，摇撼着嚷道：“你这亡命的小东西！还认得我老卑鄙么？”另一只手伸得象鸡爪似，在楚文荻肩头上一阵乱扒拉，把他那刚刚清理的头发，扒拉得象个鸡窝，一张大嘴裂得象窑罐，放声狂笑！

把个宜人气得杏眼直白，小足直跺！

阴阳女见老怪物，把楚文荻扒拉得直晃荡，不由掩嘴直笑！

楚文荻瞧老怪物那等亲热、真挚，深受感动，几欲拥之抱之，一面放声豪笑，一面大声叫道：“老卑鄙！你好呀！”

脚下一勾，反手一推！

老怪物丝毫未防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！那丈余的身躯，登时矮了半截，一屁股跌坐地上，跌得他一裂嘴，“噌”的一哼！怪眼直楞。

引得宜人，小莲两人，忍不住齐齐捧腹娇笑！

老怪物只怔了怔，大嘴一张，又是一阵爆炸似的狂笑！“哈一嘎哈嘎哈一噌一噌”怪爪一探，抓着楚文荻的脚一拖，嚷道：“小奸诈！你也坐下呀！”

楚文荻也是“咕咚”一声跌坐下去！

宜人、小莲两人直笑得眼泪直流，喘不过气

老怪物叉开蒲扇般的大手，在楚文荻肩上重重地一巴掌！大嚷道：“你这亡命的小东西，真成熟了呵！”

楚文荻边笑边应道：“老卑鄙！你也比以前更可爱了啊！”猿臂一舒，“砰”的一声！一掌蹬在老怪物的肩窝里，推得老怪物一仰身，险些翻倒！

两人相视一瞪眼，四手一握，同声响起震天价的狂笑！宜人，小莲，早已笑得前仰后合，花枝乱颤，大呼哎哟不迭。

尤其是宜人，一把抱住小莲，忿着气道：“莲姐姐！我…我…我的肠子…肠子…断…断……”

四人就是如此般狂笑了半晌！

独眼老怪首先止住笑，向宜人、小莲嚷道：“两个丫头快去替我老人家把那筐子搬来，我们好吃点东西了。”

独孤小莲，一踏步便待去搬。

宜人一把拉住，道：“莲姐姐！别去搬，他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？”

独眼老怪一翻眼道：

“假小子！你别跟我老人家作对，你自己不去也就是了，怎地还阻住那丑丫头也不让去？”

宜人杏眼一睁，叱道：“老怪物，你再叫莲姐姐丑丫头，我就叫荻哥哥揍你！”

独孤小莲低头无语。

独眼老怪自知失言，裂嘴咋咋舌道：

“假小子，你就会挑我老人家的错处，好吧！算我错

啦，任凭你罚，可千万别在小奸诈耳边搬弄是非，使我们两人闹个不和。”

宜人娇骂一声：“放屁！”接着手一指，道：“罚你去把筐子搬来！”

老怪物应声弹起，朝楚文荻挤挤眼，摇着大头颅，连呼“厉害”不迭。

害得宜人一阵娇笑！

阴阳女独孤小莲，也被他那怪象逗得脸色一驰！

老怪物把筐子搬来了，里面有鸡、鱼、肉、腊肠……碗盘杯箸，一应俱全，且外带一大壶酒。

老怪物把东西一一摆妥善，向宜人、小莲一摆手，嚷道：“两位姑娘请！委屈点，席地而坐吧！”

宜人小嘴一撇！玉手一伸，快如闪电般地撕下两只鸡大腿，端了一杯酒，向小莲招呼道：“莲姐姐！我们别跟老怪物一起吃，他脏得使人看了都吃不下。”

说着走过一边。

老怪物毫不为意，冲着楚文荻直乐，道：“小奸诈，亏你有这么大的耐性，跟那样泼辣的丫头一起，要是我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一根鸡骨头直向面前撞来，慌得他一歪头，避了开去。

宜人沉脸娇叱道：“老怪物，你敢再说一句……”气虎虎地站了起来，长剑一紧，逼近两步。

老怪物自知又失了言，慌得两手乱摇，道：“姑娘！拜托别那样……吧！算我老怪物错啦！”

复又冲着楚文荻道：“小奸诈，你快劝劝假小子吧！你看她那样子，真要拼命似的……”

谁叫你没大没小的胡谄？”楚文荻故意冷哼一下道：“还不快向我妹妹道歉？”

老怪物大头颅一摇晃，道：“唉！我老怪物命乖运舛，到处碰钉子，好吧！道歉就道歉，谁叫我嘴没遮拦呢？”

转向宜人一拱手，道：“姑娘，小奸诈是我小老弟，你就是弟媳妇啦！请原谅老大哥这一次，只当我老怪放屁好啦！”

宜人被说了个玉面绯红，顿着小足连骂道：“放屁！放屁！”

老怪物连应道：“是！我老怪放屁！放屁！”

“噗嗤”一声！宜人被逗笑啦！

老怪物摇头晃脑，一声长叹，自言自语：“是非只为多开口……”陡地擎杯向楚文荻一亮，道：

“小奸诈！来！我老怪敬你一杯，算是谢你救我之恩，但你是何得知我老怪于此？请道其详。”

楚文荻尚未来得及答言，宜人已是语出如珠般的把来黑官堂以前的经过，道了出来，只隐去了失经遇救的一节。

楚文荻复把“黑官堂”的一切，说了一遍。

当他说到以“奇阳偶阴功”中的奇阳功，力穿门墙，真元耗尽，筋疲力尽，拼命挣扎的一段时，宜人，小莲，都紧张的靠近他坐拢。

老怪物听得又惊又疑，怪眼直向楚文荻脸上探索，暗道：

“这小娃娃，竟能打败左氏三神剑，单掌拼六道，一招挫群煞，三掌轰平黑官堂，这还了得，那我老怪岂不非其敌也哉……”

楚文荻犹自谦逊道：“老卑鄙，楚某功力太浅，本欲亲为你老卑鄙解绑，谁知反让你救了我……”

老怪物一摆手，阻止楚文荻往下说，接着道：“咱们两人，谁也别说谁救谁，没有你楚文荻撞来一闹，我老怪固属必死，若我老怪不能争断绳索，来最后这一手，你们也难逃，咱们拉乎，各不言谢。”

楚文荻道：“老卑鄙所言是矣！”

老怪物道：“小奸诈，你我不言谢可以，但另有一人，则你小奸诈非谢不可……”

楚文荻当然知道老怪物说的是谁，于是，不待老怪说完，陡地立起身来，冲着阴阳女独孤小莲一揖，道：“姑娘大恩，如同再造，楚某两人永生永世，没齿不忘。”

语毕又是一揖。

宜人亦早已站起，一旁施礼。

独孤小莲，向旁一闪，回了一拜，红着眼圈，幽怨地道：

“苦命女子，不敢当你俩重言道谢，怪我昨夕未将此间秘密告知，使公子多受诸般苦楚，适才本应早将大门机钮打开，复恐为时过早，黑窀官未曾爆炸，留下继续害人，故而直至最后方才启开，险使公子遭遇不测。

若真如此，则苦命女子虽百死莫能赎，今幸公子无恙，使我片心得安，此间事一了，请容苦命女子就此告辞也！”

凄然一转身，便待纵起。

“慢！”老怪物止住道：

“姑娘可知我老怪留你何意？你以为我真是留你为质？我老怪没那么糊涂，我希望姑娘也别糊涂，快快离开‘天

丑’帮方为上策。”

独孤小莲揶揄一下，道：“老前辈盛意，使苦命女子深为感谢，但我不回“天丑”帮，又将何往呢？”

这倒真是难题，老怪物只觉此女善良可怜，欲使其脱离“天丑”帮，但却没想到如何安排她的问题，一时为之语塞。

楚文荻自是不敢插言。

倒是宜人，这一日来，对独孤小莲生出真实友情来，当下接腔道：“莲姐姐！你别回“天丑”帮吧！就跟我们一起在江湖闯练不好么？”

语气中显得异常依恋。

独孤小莲感激而凄凉地一笑，道：“袁妹妹！多谢你诚意挽留，愚姐只能心领高情，恕不打扰你俩的生活了。”

独眼老怪急得直抓头，道：“姑娘能否暂随我们屈留一日，待我老怪思一妥善之策如何？”

独孤小莲斜掠了楚文荻一眼之后，答道：“老前辈又何苦如此呢？苦命女子原是属于那群……”

“姑娘！”楚文荻突然插言，拦断小莲的话，道：

“老卑鄙即如此相留，宜人亦甚愿你脱离匪帮，何不姑且暂留一宵，老卑鄙也许另有良策。”

独孤小莲本欲坚辞，但不知怎的？一听楚文荻开口，便觉得浑身酥软，欲拒不能，垂首幽幽地道：“好吧！就依你的话，暂留一宵再走！”

宜人高兴地跳到小莲身旁，握手而笑！

老怪物向楚文荻一竖大姆指，道：

“小奸诈，还是你行，我老怪说得口干舌焦，也不及你

一哼一哈，来来来，为你小奸诈的伟大干上一杯！”

复又盘地坐下，举杯向楚文荻一照，仰脖子“啜”的一声咽了个精光。

楚文荻尴尬地皱皱眉，没响。

独孤小蕊却被老怪说了个面红耳赤，粉颈低垂。

宜人狠狠地瞪了老怪一眼。

老怪物摇头咋舌，暗道一声：“糟！这辣货我可惹不起。”

忙岔转话题，向楚文荻道：“小奸诈，我老怪月前说过，要向你为难三次的话，你可记得？”

楚文荻道：“焉有不记得之理，但必须在救出我娟姐之后，是么？”

老怪物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不过现在有点更改。”

楚文荻脸色一沉，尚未出声，宜人一旁怨道：“老怪物，你是见我荻哥哥武功大进，意欲反悔，想提前为难么？那你……”

“慢着！假小子，别紧张！”老怪物拦断宜人的话，接着道：“我老怪一言九鼎，岂愿反悔？”

“那你更改什么？”宜人问。

老怪物摇头晃脑，作穷书生状，慢吞吞地道：“我老怪所欲更改者，非为难之日期，而为难之次数也！”

他一摇手，阻住了又要发问的宜人，继续道：

“我老怪为人，向是独来独往，为所欲为，即不愿施恩于人，更不愿受人恩惠，迷魂云海谷，我老怪生平第一次受惠于小奸诈，今天再度蒙救，姑不论我老怪脱困于何种方式？而你们的原意，确为救我而来。”